

井
福
堂
文
稿

井福堂文稿卷五

鎮洋 汪學金 敬箴

萬壽經壇疏

元調玉燭春皇升敷教之臺極運璇樞列嶽關巡方之
館耀四維於天目採吳歆越唱以臚歡

莅萬騎於江湄撫海晏河清而紀盛溯前此金塘
相度三年而績效安瀾逮今茲

玉輅周行六至則義同繩

武年開綺甲衍鶴算於仙籌景叶昌辰覲

龍光於黼幄百廿日閏增韶序湖波之罨靄平添八千
歲春紀瑤圖佛號之延洪是介爰繙綠牒載考丹騰溯
自太紫崇符煥三辰于祕笈珍黃景貺統八會于瑤鈴
闡雲日之光華乾文丕耀寫星虹之郁采鼎錄長輝刻
玉滎河似告庚辰之籍獻書朱羽姬符甲子之期拱斗
承衡萬歲應麒麟之篆陳書衍範九疇披龍馬之圖帝
用會其有極天方錫以無疆若乃太和諧變至人天地
一家合寓就瞻王者父母羣物馭雙螭而總曜萬里天
聲翔六鳳以騰苞三成仙嶺鑾飛茨岫運法駕於軒轅

輦制陶宮展宸遊於姚典犧瑟妣笙並作導引華輶禹
車湯輅齊驅轉旋玉軸星源澈鏡鱸遊奠解之年日觀
升珠鵠繞封金之地燔柴輯瑞義詳乎詢事考言同馬
攻車制仿乎翕河喬岳古皇馨典際荃宰之昭登列紀
循風驗葵忱之傾向從未有元會貞符鴻祥爲奕恩覃
浹地喜溢敷天如今日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功宏懋載治懋登咸得一以貞本智仁而徵
樂壽體元則大贊位育而建中和纘鼎命於

前謨揆同芝璽秩豐亨之大烈服暢蘿圖綺席六重馨

德達

郊壇之薦神光三燭吉蠲申

廟祏之依緬

開創于雲雷根本則

留都四莅念勤勞于櫛沐藩封則盟府重頒松杏高山
紀戰伐而

文垂書事枌榆樂土詠艱難而

詩踵前題瑤虎圖呈來輦嶂槎瀛之會文鷄儀麗發球
縣鑽虞之聲猶復

一日萬幾勅田功而無逸中宵七起問庭燎之未央握
銀管以

批章情通丹鳳凝

珠旒而覲對敷奏彤墀繡錯方圻黛耜

親推於千畝辟開園水文波新導夫三雍戶饒貫朽之
貲而頻蠲厝積屋稟比封之教而弗懈軒轅化著棣通
挈圓蓋方輿而亭育風行草偃合皇春帝夏以綏緼爰
徧飭夫衢尊式遠颺夫里鼓消夏闢

山莊之館雪塞儲涼行秋狩廣漠之塲風竿執銳宴名

王于閩苑十部徠同蒐軍實於和門三驅筮吉叩岐陽
之獵碣練實於苗錄丹水之威符抗稜不諛參旗遠指
輿牽貳負之俘井鉞高揚穴掃九嬰之屬僚蓬婆而鞠
旅碣櫓烟消度蕙嶺以犁庭陰厓日熒宜禾送喜幕庭
開都護之屯浮竹憭威劍外勒摩崖之字雁臣馬貢路
接梯航赤焚青羗勢聯候尉疆彼周索拓二萬里甌脫
而遙奠我堯封逾廿八宿經躔以外無不革心歸賁角
首輸琛投牒敏闕重譯越羅義之境駕肩繭足頻年起
衛拉之藩舞干羽於兩階舜絃載永執玉帛者萬國焉

範常新於是

問俗陳詩省方設教舉河海宣防之機要慰東南望幸之羣情益

德本如

天曼壽積純常之算而行惟法

祖重光宣

謨烈之符洪惟

聖祖仁皇帝六巡江浙萬葉謳思環瀛肅變鼓之聲百

神自總聖水繞

龍闈之景四照長明懸麗藻於

奎題山川煥采發元音於

睿製雲物呈祥人沐

恩施胥草木禽魚而淪浹運鍾熙洽亘樓臺金碧以光
華

皇上乃業紹厯鴻式

前寧而行慶聲求適駿恢

盛典以觀民陳夏諺於華旃

省穡歷春耕秋斂譜豳風於

黼座勤農在雨笠烟蓑時則

紺幄祈年青陽獻歲鑾和丙馭斗轉寅杓紫甸黃圖宿
麥潤豐年之玉燕南趙北垂楊映夜月之橋草色新蘇
向

翠華而舒錦繡鶯簧初囀迎芝蓋而譜笙歌既秩祀於
神閭遂星言乎

闕里敬陳俎豆緬治道之攸資穆聽金絲儼心源之如
接滑笏汶洙之水冰泮雙流峻增鳬繹之峰烟連九點
彼山藍水翠

宸遊詎玩物華而竹落金隄

清問疇咨民莫黃流九曲奔趨則勢束歸墟清口重湖
宣洩則力屏濁浪關峙雲梯之岸別派支分旗颺河伯
之祠新渠復故靈虬永戢祥開德水之澄赤鯉潛游浪
帖神泉之勢凡此仰承

謨畫俾豫土之安流

親示機宜見徐方之底績堯以仲春之月典舉游河禹
惟四載之乘智如行水爰循淮浦遂導江東歷攬吳閭
誕臨浙右潮生月滿敵萬弩於錢塘沙漲洲移束三壘

於龕赭舊堰改積薪之制總期椿固梅花新隄成磐石
之堅不待波沈竹槌橫排萬礎細疊魚鱗重引千鈞光
勻貝齒

詔發水衡之帑鹽官永奠夫桑麻

恩頒內府之金臺吏毋煩於供億而且

慶錫駢蕃

綸言渙汗龍驤轉漕留萬億於河干烏尾蠲逋惜銖分
於民力蜀錦齊紈之璀璨遍及儒紳名香束帛之精虔
咸修望秩翹材五字秀擢鳳池飲玉百齡歡騰鳩杖且

復

崇儉鳴謙還淳示樸水程陸館制毋改乎

前巡火樹銀花景勿陳夫節物春棚

賜食絡繹珍廚翠琬鐫芳聯翩

御墨攬湖山之巨麗藻繪

天章值風日之清和鋪敦

宸翰况復大文丕耀新集成於四庫之書念茲中秘難

窺

特嘉惠夫三江之士斗牛望氣名山之卷軸長留奎壁

分光芸閣之規模細寫赤文綠字山鄰宛委之鄉福地
洞天名稱鄉環之境今者駐

六飛於江介樓閣空明對十景於湖邊烟波藻麗林間
皓鶴蹟訪逋仙水上金牛浮當明聖鶯花春曉在雪橋
風港之間圖畫天開半潭月峯雲之外環迴孤嶼蓬萊
宛在波中鏡夾雙隄春水真如天上栢堂竹閣昔賢之
詩版重尋柳浪桃蹊遊舫之橈歌不禁草長鶯啼之處
化洽翔行錫香粥白之時歡迎孺叟青旂夾道遙聞
萬歲之呼

翠輦周巡敬上

重華之頌臣等躬逢

壽寓同樂春臺幸茲桑梓之鄉頻瞻

豹衛託處菰蒲之域重迓

鸞舟欣被

澤之滋深頌揚莫罄愜近

光之有願忭舞何窮敬設梵筵長祈

璇算宏開鹿苑清嚴香象之門妙演獅音鏜鞳華鯨之
唱歡歌遙應滙大海而聽潮聲懋祿駢臻徧怕河而量

沙數一十八莊嚴相大現圓光三萬億轉輪燈長明香
界伏願

景介伯春

光揚震旦金鏡仰四溟之耀撰合清寧珠囊餐八寶之
和慶符川岳

熙鴻稱于無量萬年齊南極之輝

緝純嘏以有常五位居北辰之所聽鸞音之長繞法雲
霏上界以廻翔望

玉趾之重来慧日蔭中天而久照頌

巍煥於九功九叙豈金泥玉檢所能名紀
恩波於一豫一遊與浙水吳山而並壽

文昌廟祝誕疏

竊聞天垂象以成文聖存神而設教所以正儀畧而啓苞符叙彝倫而修綱紀其揆一也

文昌帝君用五有極奉三無私心上天陰騭之心道先聖大成之道栽培而傾覆者因乎物福善而禍淫者存其人位育之理昭然生成之功至矣乃自世風漸替人欲惟危天何言而恒性漓聖不作而微言絕幸逢再造俯牖羣迷準義又尚象之文寓禹範稽疑之義監觀赫赫無為為有為善誘循循先覺覺後覺夫盈虛者時也

聚散者勢也顯藏者神也張弛者法也蒙瀆不告咸感
斯通獻其初盟之孚答以重申之命憤啓而排發示誨
人弗倦之殷懷愚明而柔強具成物不遺之妙用教多
術矣意在斯乎國而家家而身修之則吉少者壯壯者
老悔矣何尤理用彰於發瞽披聾感彌切於淪肌浹髓
况面命不違咫尺自頂祝倍越尋常謹就法筵虔陳香
供仰祈鑒格曲賜裁成許沐浴以事之誠驗呼吸可通
之故憫彼枯亡已久習平旦之操存誠其玩愒難追效
分陰之愛惜鼓雷霆而潤風雨順則於不識不知披雲

霧而覩日星歸極於是彝是訓學毋干祿天爵修而人
爵從善必餘慶咎徵消而休徵備永念自求多福有以
承錫福之敷言共期勿負初心庶幾副洗心之明命

湖州呂祖祠祝誕疏

蓋聞純得一以粹精清寧合撰陽用九而變化潛見乘時生生德統長生育萬物者祖化化功歸大化興百世曰師與道為體而道乃凝極聖神之功用無壽者相而壽彌固成仙佛之根原猗歟劉哉實乎尚矣

孚佑帝君主宰三微燮諧六氣五千言道德真源探函谷之藏九萬里圖經遐蹟授蓬山之籙常清常靜常應惟道集虛大智大勇大仁至誠能化溯自蒲城著迹盤根分仙李之支洎夫梧嶺留真住世現靈芝之像朗吟

鄂渚笛中之明月千川密度邯鄲枕上之浮雲萬變夢
中說夢生滅俱空身外有身去來何別是以玉清望重
金闕勲高璇璣司不宰之衡闔闔運無為之柄鼎收離
坎丹還而日月升華劍動星辰慧刺而火雷稟令朱幡
絳節八部班迎碧篆蒼牙萬靈馳衛三十六天位業回
幹貞元百千億劫功修網維宙合此

帝君之贊襄

吳絳也青蓮座上助演三乘紫竹林中深談四諦心頭
覓印非色非聲掌上看紋是根是命悟修兼到掃弄舌

之狂禪事理雙融屹垂眉之乾慧擇空假中而顯演不礙拈花破貪瞋癡之苦纏無難點石擔承法藏正覺真宗授記靈山文尼尊號此

帝君之敷闡竺乾也識字先求忠孝讀書必志聖賢審端於誠意正心通化於達天知命敲爻妙咏即易簡真源警世格言悉危微深旨性道教盡一中之至無倚無偏德功言賅三立之全可大可久闢羣儒之戶牖博約同歸滙諸子之津梁精粗一貫神飛鸞翥同宣桂闕奎文祥叶麟遊直紹杏壇寶訓此

帝君之昌明聖教也於以消灾化沴衢徵仁壽之符激
薄滄澆戶返敦龐之俗著福善禍淫之義獷梗傾心示
積功補過之程懦頑立志節宣寒暑三階平而風雨時
怙冒垓垓八表正而星雲旦此

帝君之匡翼

皇化也和光六合混迹九流蓮舌偏勞回仙有口萍蹤
偶值昌老無心棋局殘時笑紅塵之勝負卜簾垂處空
白浪之升沉藥兔丹雞妙矣濟生方術酒龍詩虎奇哉
度世神通此

帝君之廣接衆生也至于漆園蝶化遼海鶴歸紫臺成
埋恨之區碧落之返魂之術盆中甘露揚西竺之慈薰
鑪內元霜施南宮之法鍊燈幢寶燄慧日照而苦霧消
鈴杵威音祥風扇而寒冰解此

帝君之慈濟冥類也且夫赭虬斑鹿小別千年絳雪紫
霜大還九轉松扉夜寂難尋緱嶺之笙蕙帳晨空誰曳
葛陂之杖留侯辟穀不問蒼生梅尉掛冠竟遊碧海騎
鯨客去幾曾彩筆酣題跨鯉人來豈有瑤緘惠達即使
紫麟擘脯爭誇神怪之異聞青鳥傳言奚補乾坤之正

氣孰有如

帝君之合人天而普度法流衍南北七宗薈儒釋以精
研道統繼東西兩聖者乎所以三界香薰萬家絲繡滴
滴清涼之雨枝枝歡喜之花月印潭中恍見如來相好
風行水上都成自在文章開絳帳以談經同聲讚誦繞
丹臺而聽法合念皈依湖郡雲怡堂者勝接三吳輝增
兩浙村風淳古人家紫荻岡邊地脈靈竒仙館白蘋汀
外桑禾被隴謳歌耕織之鄉槐柳盈階揖讓誦絃之塾
登雲得路尋鶴峙鸞停積水成川契鷺飛魚躍問桃源

而小隱定託僊盟棲花窟以長生焉知塵事瑤壇特啓
三台凝奎壁之躔琳觀宏開八景占崑瀛之境讀書養
氣瞻榜題而人意熙怡活性清心示箴訓而天機玩樂
採逕有紫芝黃獨閑尋採藥之師入林多青桂蒼松幽
結掃花之伴善男信女知福地之祖庭居士宰官欽名
山之師席茲以甲三占歲亥六書年歷上相之崇班十
五度疊週撓紀演虛皇之秘策九百載遠軼錢齡祥颶
資長養之功舜薰徐度佳序應清和之氣佛日長輝翔
鶴鹿以添籌圖呈益地舞麟獅而合隊樂想鈞天綵結

虹衢五色之霞標竝燦燈銜鳳闕萬行之火樹同明古
桂敷榮近良宵之三五靈椿獻瑞小男壽之八千某等
仰止宮牆竊窺堂奧三生石上何來供養之緣萬歲山
頭奚假歡臚之祝聽潮音而頌嘏六時開龍藏之函量
沙數以宣釐兩戒結鶴林之印溯榴皮之舊蹟東老前
因叩桃核之奇蹤西王後果遙向九重天上頂花圓九
九之期更從千佛聲中心篆徧千千之界

水陸法會疏

萬天調御潮音宣最勝之因七佛如來沙數攝無遮之
會大千界合成寶蓋真實莊嚴不二門徧轉珠輪妙明
圓淨溯自福田饒益肇詳水陸規儀原夫覺域總持具
足人天功德施六道三塗之津筏賴一音萬斛之資糧
某等念結五香光承七寶或綰符守土荷境宇之綏豐
或解組歸林獲家門之清吉銘肌懇切覆幬難名合掌
翹勤涓塵莫報百八載丹青守護欣甫就於裝池一四
洲緇白皈依願同申夫瞻禮慈雲普蔭增善利於三有

四恩甘露宏開垂哀憫於九幽十類節宣寒暑雨暘調
六氣之時怙冒坎埏日月表

重光之旦息鯨鯢於環海羅剎革心消螟螣於周原祝
融稟令更願同修衆善家孝友而戶慈良俾期普遂諸
緣地吉祥而人歡喜從此天花散處浮黎沾優鉢之芬
逢茲佛樹榮時震旦種菩提之果

御筆較射詩墨刻恭跋

代尚書朱

臣聞易稱威矢書紀明侯禮詳燕射之文詩詠車攻之什所以章帝王之上儀垂古今之懋典也

國家

聖德神功

文謨武烈聲靈震疊

法守光昭我

皇亶智勇乎

天錫兼巧力於

井福堂文稿

卷五

七

聖能親賢惇叙行葦之樹四鍤時物阜成騶虞之合九
節維乾隆十有三年戊辰秋九月較射於

暢春園之大西門時則風高日晶淵澄嶺秀

親御弧矢廿中十九衛士驩呼儒臣第頌繩

祖武之儉勤奉

慈寧之愉懌禮也越明年己巳孟夏

清闈侍膳薰館

勅幾朱鷺登歌白狼罷戍開廣埒以調駒駉名軒而集
鳳中規叶用九之符破的得貫五之妙

純乾不息

重巽以申侯其禕而美盡善矣至於梯航萬里候尉一家

揚九伐於王庭

迴六龍於仙苑廼攜貴山之使來觀上國之光備鷦鷯而拓新疆貢駒駉而貺

洪祉百步穿楊之巧視遠惟明十鈞貫札之奇語小能破斯又丁丑之盛舉也

大武遠揚元音疊作鏗鏘而簫韶鳴紉縵而星雲麗四

極四和一張一弛負陰抱陽準平繩直澤宮之頌
天子相圃之觀

聖人庶足模範鴻規威儀

至德豈唐之元武闕宋之玉津園可以齊衡而絜度者
乎於是

躋耄期而

念初哉述往事以

詔來者

身教言教德成藝成躍如之旨昭然展也之功備矣

十二齡之膺

眷顧詒厥有聲億萬載之

示顯承所其無逸臣因是而繹思之鵠者心也於中鵠
見從心之矩焉弓者躬也於傳弓寓在躬之

訓焉內正外直所以崇德也左宜右有所以廣業也無
偏無黨標

君父以教子臣匪疾匪徐備禮樂而行征伐夫然後篤
祐

天庥紹聞

井福堂文稿

卷五

六

家法自經傳以來未有如我

皇之睿智神武剛健粹精

垂裕於無疆者也

文昌訓士文跋

書陳民福推陰騭之大原易見天心寓退藏之微旨是
彝是訓四子之統傳焉何慮何思三才之緼備矣主敬
乃誠身之本道自得其持循致知以格物為歸學不淪
於虛寂揭四條而終養氣唯直則克標一字以妙藏神
能閒斯定聖謨可參佛說旁通梵教真詮天命克盡人
倫上達洞經秘要讀書為學駭整躬率物之全端循分
寡尤示敦行謹言之亟務析信疑之界幾審於義利公
私定功過之程理極於陰陽消長圖新舍舊進修貴法

乎時行藏往知來徧德勿遺乎日用導以文瀾字海皆
從心地孳生培其善米性禾方是福田實獲此聖人先
覺覺後覺擇焉精而語焉詳即

帝君無為為有為存者神而過者化也且夫人為萬物
之靈士實四民之首別聲被色孰非蕩乎正直之遺尊
聞行知所貴光大高明之學其奈知德則鮮從欲惟危
血氣易即惱淫心知遂成蒙蔽善惡昧從違之準求子
臣弟友而多虧吉凶乖趨避之宜欺天地鬼神而罔畏
利慾之熏已錮豈能飽仁義於膏粱名教之樂何存抑

且味詩書為糟粕終朝徵逐放雞犬而不知平日桔亡
牧牛羊而殆盡或襲假於三空九轉何關仙釋之正宗
徒因循於一暴十寒轉遜巫醫之怕業其由來者漸矣
不知所以裁之惟

帝君本發盲振聵之深衷垂立懦廉頑之明訓監觀赫
赫視無形而聽無聲善誘循循博以文而約以禮伏誦
廿八章之誥錄必期諸躬行心得之真仰惟十七世之
化身無異乎面命耳提之切某等桂香隸籍竹素窺文
蒙牖迪於敷言勗操存於踐履相爾室兮尚不愧如臨

井福堂文稿

卷五

十

日月旦明游於門者難為言莫繪乾坤涯量庶幾繹求
福不回之精義原不獨倖希夫壽富康寧苟能循存心
匪懈之實修又何必歧視乎慈悲感應也哉

三泖漁莊圖跋

三泖漁莊者青浦王述菴先生別業也佘山雲起空濛
鳬雁之鄉歌浦潮回浩渺菰蘆之國白牛塘外萬壑秋
烟綠鴨陂前三篙春漲荒江月落聽殘蕭寺鐘聲極浦
霞明辨出遙村冰影淺深紅樹鷗軋爭喧遠近青山漁
歌不斷吹笛西風燈火蟹簍蝦簾卸帆夕照人家竹籬
茆屋舍南舍北四圍垂柳之溪崦東崦西十里叢篁之
路是則漁莊之勝概也先生早年槃敦暇日壺觴平江
為百里之往還老屋有三間之栖息花邊問字傾社酒

以留髡雪後尋詩掛樵風而訪戴終朝山色米元章讀
畫之樓盡日湖光陸魯望著書之館送村租於二頃米
熟長粳供江饌於初筵魚烹巨口此一時也亦云樂矣
既而

翠華獻賦青瑣題名當陸機入洛之時正張翰思吳之
歲布帆消息頻年無恙於秋風華組因緣幾度不歸如
江水遂使斷烟疎雨淒迷歸雁亭邊病蝶寒蛩黯淡乞
花場上一百五日思量山園之茶瓜三十六鱗問訊湖
田之菱芡誰能遣此牽情於江南夢裡之家我所思兮

寄意在輞口詩中之畫若夫請纓六詔磨盾三巴側身
蒼洱之濱矯首青泥之坂吹螺帳底朔雪飛花立馬峯
頭瘴雲潑墨迴憶淞南村落白沙翠竹家家湖上汀灣
青笠綠蓑處處烟波千里正鶯囀草長之天風雨重陽
是鱸美蓴香之節有不披圖三歎魂銷蘆管聲中掩卷
孤吟神黯柳瓢醒後者乎今者金鏡唱凱玉節還朝
天子褒諭蜀之勲儒臣進平淮之頌彤闥退直爭看劍
外歸人榆社傳書頻問山中生計白頭矍鑠登盤思玄
市之羹湯紅袖周遮翦燭話丁年之遊釣是以虎頭餘

藩省前因於二十年前鴻爪留痕寄舊夢於三千里外
然而歐公知政思穎奚為賀監承恩乞湖未得願此日
公無歸去請歌九罭之魴魚待他時我亦從遊自比五
湖之鷗鳥云爾

倣白樂天一字至七字體詩跋

閨河衍洛琅函分竒耦之形寫蘊含韶玉琯配宮商之
序乃有賦詩見志託物工吟世號專門家傳麗什李巨
山之雅咏五字抒懷謝宗可之芳詞七言嗣響金鍼學
繡都成舊樣鴛鴦瑤草尋香已作陳年蕭艾揆之作者
蓋無取焉若夫獨蘭初抽雙瓊並綴三乘四果結層疊
於真花五角六張位參差於合璧織全襄彩方成雲錦
之機彈盡絲音始合湘絃之曲此則相其體格實為執
圓新裁而踵厥篇題堪數香山遺製者也時則壺天駐

景鏡檻迎涼西園授簡之初東觀譚經之暇清辭麗句
才流則數比鄴都偉藻英思文陣則雄爭枚叔霏隨屑
玉拈題標一字之奇和應鐸金選韵備四聲之首元音
甫振叶雅調於竹林衆響畢陳亶清言於蘭草湖山秀
麗客多吳會之謠烟月清華詩具齊梁之體一彈再鼓
曼音與促節齊飛疊字雙聲接葉與駢枝並簇似湧梵
宮之窳堵層層拾級而登如瞻斗府之招搖步步引繩
而上千絲綰結寧輸比櫛之工一串玲瓏不讓連珠之
巧且夫湘臯拾珮僅撫零鈿懸圃鏤瓊祇珍片玉搗箏

擘阮才人偶換新腔刻楮累棊詞客多稱難事未有遙
吟俯唱六十篇爛矣成章騁秘抽妍一七字裒然盈帙
又况裝花翦綺雖巧奚傷繪水傳聲是空尤妙朱非間
紫別裁扶大雅之輪青本勝藍接武軼後塵之駕宜其
錦囊投滿累累密瑩心珠彩筆揮成朵朵爭舒意蘊矣
某仰瞻鉅藻循誦臚吟耻續豐貂幸窺全豹朱絲疏越
竊唱嘆夫再三紅豆纏綿詎描摹其百一私喜瑤籤排
次數符花甲從頭却思銅鉢傳催節屈金庚彈指試探
一晝規六爻變化之文願上初枕禮七寶莊嚴之座

詠史詩跋

宮詹曹儷笙同年裁制雅輪發揮史軸守文章為職業
達忠孝於性情韻語陽秋紀言月旦其取材也富其比
事也精篇體在大歷長慶之間評斷掩鐵厓茶陵而上
袞褒鉞貶鑑空衡平蓋由擅美三長導源六義洵景行
於尚友豈爭席於前賢已哉且夫欲歌欲泣發天地之
至文誰毀誰譽存古今之直道詩者持也必主持名教
可與言詩史者使也非驅使典墳難言作史兼斯二者
君庶幾焉僕花管無靈竹書成蠹白頭授簡重窺東觀

之編青眼論文共翦西窓之燭服膺鉅製志愧鄙詞

跋曇陽大師傳後

余讀弇州山人曇陽大師傳掩卷歎曰嗟哉曇陽度世之心其莫知也哉當明神宗時國事漸隳民生孔亟一閨蜩蟬萬變芽蘖其時如太原之志節瑯邪之才術苟能擴充徧隘收攝浮曠同心協力出險濟艱亦傾厦之隆棟也即不得志卷而懷之以進於道英光慧業尤足光河嶽而炳日星是故曇陽以宿世緣現身說法始而為至孝奇貞繼而為靈蹤妙化揭恬憺之宗示解脫之義無非勵鬚眉於巾幗振埃壒於雲霄已耳至其示期

謝俗出舍昇仙故弄精神致集疑謗揆其深旨良亦有
由蓋以二王不離名障動觸境風俾知蟪蛄之聲無煩
聒耳蜉蝣之采奚足蔽身於此悟機殆其庶乎不然蠅
能玷壁蠹已含沙既通他心自能逆睹寧捨一身以叢
衆射可謂四相皆空一如不動矣惜乎二王皆不足以
及此出山小草何補蒼生在世空華難皈白業諸孫燕
啄徒餘暮齒之悲二孽鴉殘長抱夜臺之恨法輪雖轉
業鏡終纏宜其黃鶴樓中一去不返乎且夫天人一理
也家國一數也慈聖不能化蓮筏之身以挽魔刳雲陽

又豈能扶桑田之眼以破迷津萬古悠悠四生夢夢可
勝痛哉可勝歎哉

周小泉先生七十壽序

徵君歸去霜輿携彭澤之樽廉吏可為烟舫載鬱林之
石慕鑑湖之芳躅羣公出餞於都門頌洛社之耆英同
里傳觴於京國此跡隨萍水爭投折柳之篇而誼託苔
岑先製採芝之曲也先生江東右族婁上名賢負意氣
於雲霄抱聰明於冰雪十年勤學青燈依荻字之窻四
海論交朱履入蓮花之幕溯自芹宮擷秀已握靈蛇洎
乎槐市蜚聲遂成荆鳳掇巍科於俊彥專經魁太學之
才遴宿望於師儒捧檄就廣文之席問字而羣來絳帳

盤中之首宿留餐論文而細度金鐵機上之鴛鴦學繡
味道腴於故紙盡吐珠璣琢國器於新硎皆成琬璧既
而鱸堂兆應初飛浙水之鳬雉陌風行旋泛湯溪之鷁
下車匝月釐積讞於牛毛折獄片言息羣情於雀角蒲
鞭罕試市無晨飲之羊塵甑不炊庭有朝飢之鶴過綠
榆之農社簫鼓千村問紅杏之書壇絃歌一邑割小鮮
而餘力專城移緊望之區試利器於盤根附郭重衝繁
之寄林臬攫肉燭幽怪於燃犀市虎磨牙象神姦於鑄
鼎明生於靜得情從衡石為程猛濟其寬用法以平鈞

為當從來桑甚可變飛鴉遂使花封不逢吠犬萬民卧
轍呼號於棘人辭邑之年滿路口碑傳播於棠樹成陰
而後若夫雲寒芒碭寨帷雁鷺之鄉雨漲符離叱馭蛟
鼉之國決河流於瓠子爭負芟蘆起陸海於桑田亟呼
窮鞠公則當仁不讓見義必為對菜色而如傷矢冰心
而彌潔左饘右粥立馬傳餐西舍東村聞雞履畝杜侵
漁于胥吏紆

九重宵旰之憂籌疏洩於坊庸塵萬姓室家之計披鄭
使君之圖畫情狀顛連讀元刺史之詩歌文辭悱惻頻

書上考不妨守拙於催科用告成勞自信盡心於保障
此渤海潁川之治行先後相輝而神畿仙縣之官聲始
終一節者矣且夫一竿作戲徒知捷足能先五斗牽情
但覺折腰亦樂片帆駛利誰思機擢之區雙袖龍鍾猶
作據鞍之態人之情也公獨不然是以半刺除銜三年
淹跡官初展驥龐士元非百里之才興比歸鴻陸魯望
是五湖之長斯又菰蒲小隱侶東海之漁樵松栢後凋
重南邦之耆舊者乎某等情聯桑梓交託蒞蘭著尚齒
於鄉型十年以長考乞言于朝典三老為尊霞醖浮香

正屆飛灰之節雲屏製錦剛逢添線之辰重以舉案鴻
眉樂素風之綦縞盈庭犀角守世業之琳瑯硯蔗境之
彌佳祝椿年之方盛此日留公小住到家在鴛鴦草長
之時他年許我相從話舊於鱸美萼香之地聊當侑學
兼藉歌驪云爾

座師德定圃先生徵壽詩啓

聞泰階平格禮重於引年鼎錄延洪道光於翊運虞
陞星雲之采臯益允升周京崧嶽之祥甫申誕降漢廷
宿望資充國之軍籌晉室耆賢瞻巨源之師表有唐則
香山文藻杖履生春在宋則潞國勲名鬚眉自古並皆
聲垂金紫儀炳丹青際五百年名世之期應八千歲恒
春之紀固宜英姿矍鑠樹模楷於人倫第祿康彊頌岡
陵於國雅者矣公吉林鼎族
昭代偉人應鴻漸之六爻當

龍飛之二載魏公唱第早年知公輔之徵房相登瀛內
直領神仙之籍密勿論思之地溫樹不言承明著作之
庭上林曾賦絳帷品藻爭迎星使之輶綸閣升華游陟
月卿之席

天子重公器識獎公賢勞遂自銓衡俾膺節鉞寄旬宣
於嶺表祭戟開牙督飛挽於淮壩舳艫銜尾保釐甌粵
六年長被其恩膏控引江湖八省咸周其利濟既而地
崇台斗位正容臺

講筵諮經術之儒禁旅統師干之任禮明樂備三代同

風武達文通萬邦為憲祥風和氣王褒之頌賢臣全德
直躬鄭亞之美元弼此其選也又何讓焉若夫承天八
柱厥惟廣廈之材環地四瀛若作巨川之楫直方而大
慎靜以寬為政去其錐刀不怒威於鈇鉞蛟珠還浦墨
吏慕而懸魚蚤雨披林獷戶聞而佩犢繪圖入告民隱
棣通露冕巡行

宸衷毗倚貢臣佗之上楮百蠻皆捧檄以趨憇公與之
甘棠三尺必引經而斷赤舄袞衣之度中外咸宜素絲
裘絨之風始終勿替公之經緯事功也至其陶鈞萬類

澄鏡九流矜長價於龍門慕賞音於鳳谷梗枿入貢采
輶軒者四方桃李成陰主禮闈者五度報國必求國士
毓為

天府之珪璋及門又見門生傳自本師之衣鉢霽月光
風之契祕笈爭攜泰山北斗之瞻辦香不絕公之琢磨
材彥也加以水原本誦先緒之清芬金友玉昆守家
風之醇謹難兄式弟聯床多夢草之吟猶子比兒闔戶
有焚膏之課紫泥

錫羨表世德於歐阡彤管揚徽述女箴於梁案况復華

堂躡履聽馮鈇而生悽遠道緘書憶范袍而增嘅橘租
未入先縈益庾之心鶴俸無餘猶結指囷之願公之篤
於倫類也他若百城坐擁三篋手披樂簿領之餘閒敦
詩書之風好玉帳牙旗之日不廢雅歌竹爐茗椀之晨
時聞嘯詠雪車冰柱臺閣兼擅山林露管雲牋性情自
成風雅垂諸竹帛皆為濟世之編寶若琳瑯爭奉傳家
之集所以萬人紙貴詞流師長慶篇章一品旌榮朝士
讀會昌制誥公之勤於著述也用是頡頏更老并冕勲
賢毓粹品於中和迓茂齡於仁壽禮優八秩耆筵躋千

叟之班範肅冠紳台席重六卿之望際

昌辰之熙洽同遊甲子三元占福曜之輝煌齊見丙丁
兩度乃者歲逢吉戊星紀長庚榴花開五日之觴桃實
獻七旬之筭挺一枝之謝樹傳經業在青箱蘊九采之
薛苞染翰名題黃紙行見門臨紫陌握衣登聽履之堂
戶滿朱輪振珮集鳴珂之巷允矣

熙朝之盛事誠哉華閭之庥徵伏冀燕許鴻文淵雲鉅
製翦霞綃而結字織雲錦以成章曲奏瑯璈盡道蓬壺
傳出文鐫琬璧還教佺羨持來豈獨百子池頭唱紅蓮

於相府竚待八公山頂賦丹桂於仙家

井福堂文稿

卷五

五

井福堂文稿卷五



井福堂文稿卷六



鎮洋 汪學金 敬箴

○原誠

誠者天之道也。不可以有無言。不可以微顯迹。不可以
內外別。不可以寂感分。主宰而無朕。變化而莫測者。無
以加於誠乎。孔子之繫乾曰。閑邪存其誠。又曰。修辭立
其誠。何其言之平易切近如此。然後知所謂誠者。盡人
可學而至。而天人合一之理。豈有遠求者哉。蓋人之生
受中而成性。渾然一誠也。即渾然一天也。情欲雜而偽

妄滋。非誠亡也。邪塞誠也。通之復之。誠斯見焉。即閑即存也。其曰修辭立誠者何也。人之有餘於外者必不足於內。夸誕之習勝。則忠信之源薄。治其末。所以厚其本也。亦求誠之方也。然則誠者在天為實理。在人為實心。而天之所以為天。人之所以為人者。皆此誠耳。初非有二本也。其所謂立誠者。致曲之誠也。故曰因時而惕。雖危无咎。九三之君子以之。所謂存誠者。盡性之誠也。故曰善世不伐。德博而化。九二之大人以之。此法乾之功。以人合天之實學也。夫誠而明者。性也。明而誠者。學也。

乾知之體。即為人心之覺。故大學言誠意必先致知。中庸言誠身必本明善。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為格物之事。乃所以盡知之之全。以漸至於誠者。篤行則實有其誠矣。此又求誠之序也。不務乎此。而或舍有以遯無。忽顯以窺微。遺外以照內。離感以守寂。將所謂誠者。徒求之於空虛浩渺之域。則其於學也。妄而已矣。焉得誠。

○原靜

靜者先天之學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後天之功用也。夫陽以動為用，則必以靜為體。可知所謂互根者是也。以天道言之，晝夜寒暑，未嘗一息或停。然而於穆之表，無聲臭可尋。非名言可象。凡動之推行，皆為靜之主宰。故乾為純陽，而四德則元起於貞。六爻則見發於潛。所謂不專一，不能直遂，不翕聚，不能發散。然則萬物之資始，未有不本於靜者。故記曰：人生而靜，此之謂也。先儒論復卦，見天地之心，或以靜言，或以動言。誠會

乎其原。亦何動之非靜哉。雖然離靜以言動。固有紛紜馳逐之失。而離動以言靜。亦不免於虛寂凝滯之病。善乎周子之言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蓋人自形生神發而後。處乎動之極。惟聖人全動靜之德。而以常本於靜。為酬酢萬變之主。所以立在大人之太極者。在是。至於主敬之說。正就靜中切實處發明。本無殊指。夫敬之所為主。一無適者。即靜之所為恬澹無欲。是故以主敬者。端順動之本。而坤德達於无方。以主靜者。統健行之原。而乾道返於无極。故曰靜者先天之學也。

原福

人知福之出於天而不知福之在乎人人知福之繫於命而不知福之具於性蓋天以元亨利貞之全德賦於人發而為五常達而為五倫行而為五福故洪範言皇極而以所錫之福推本於所降之衷其曰壽者吾性中自有之敦固也其曰富者吾性中自有之寬裕也其曰康寧者吾性中自有之安貞也至於攸好德則養其性而盡乎為人矣考終命則復其性而全乎為天矣君子知其然故顏氏之早夭屢空不害其為壽富孔子之憂

心悄悄。愠于羣小。不害其為康寧。攸好德。龍比之死志。夷齊之死義。不害其為考終命。乃世俗之士。昧其性之所固有。而姑諉諸命之或然。或不然。并棄其人之所當為。而妄疑夫天之有應。有不應。彼所謂福者。皆出於人欲之私。亦何當於陰陽敷錫之理哉。就令倖而致之。竊而據之。必將壽而懼衰老。富而虞匱乏。康寧而為縱佚。恣肆。日喪其怕德。而天奪其定命。由君子觀之。彼其人。終身偷息。延喘於糞穢之中。尚何福之與有。是故盡己之性者。福集於躬。盡人之性者。福施於世。盡物之性者。

福。廣。被。而。無。窮。必。如。卷。阿。之。泮。與。優。游。既。醉。之。昭。明。有。
融。可。謂。善。言。性。矣。可。謂。善。言。福。矣。

日新說

孔子之繫易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君子日新之學蓋於三卦備之矣夫井鼎之象皆取革義井渫以革其內井甃以革其外井谷以革其初井收以革其終而鼎之初為無實而未革之鼎則趾可顛顛之有出否之利鼎之四為有實而已革之鼎則足不可折折之有覆餗之凶其取象至為明切蓋物不革不足以致新而革之之道其功不可缺其序不可亂誠能致力於此則所以自新者月異而歲不

同矣所謂日新之學是也。且夫性命之理賦之於天本無新舊之殊。人自氣拘欲蔽以來。通者塞。華者穢。不有以漸摩而祓濯之。則性命之來復幾乎息矣。君子法井以修性如泉之始達而後真一之源。日益擴充。法鼎以修命如火之始然而後妙合之精。日益凝固。雖然猶不可以不養也。毋安於小成。毋規其速效。達於無為純乎自然。新新不已。以全其天。大畜之傳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善乎其有以畜之哉。

內訟說

訟者爭也。陰陽相薄則爭，爭則兩求其勝而訟生焉。訟之為道也，往往以辭勝情，必使無情者不敢盡其辭，則實者勝矣。此聽訟之本也。故君子用之以為克己之學。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所以警學者也。朱子以口不言而心自咎，釋內訟得其旨哉。何也？凡人情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其正而少者，陽也；不正而多者，陰也。故人之有過而知知之而愧悔切克，治勇者皆陽明之所為，必也陽氣潛藏於內，蓄聚既深。

根力始固。然後可以勝陰而決之。使徒宣之於口耳。持之以意氣。則陽達於外。旋發旋散。而伏陰得以轉據其勝矣。故大易繫訟亦以剛來而得中為義。然則憤悱者。其有孚室之象乎。戒懼者。其惕中吉之象乎。易自訟卦而外。凡言獄者五。噬嗑也。賁也。豐也。旅也。中孚也。內訟之君子。取象於噬嗑。則攻治之力強。而義之實著矣。取象於賁。則文飾之習除。而禮之本立矣。取象於豐。則明作之功興。而智之用達矣。取象於旅。則昏怠之氣消。而仁之德見矣。取象於中孚。則榮辱之理顯。而信之效成。

矣。五性既備。則情欲之私無地可以自容。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不遠之復。所以進於純乾。而後返之於內。一虛明之府耳。一泰定之宇耳。謂之無訟。不亦宜乎。

學不厭說

不知味者與之別羹蔽辨淄澠則輟匕而起矣不知音者與之治絃斲金石則充耳而倦矣學之為道亦然子曰學而不厭又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與樂即不厭之功候雖其間次第淺深之不同而必由知而入故子貢曰學不厭智也夫學之不免於厭者大抵氣稟之昏耳物欲之誘耳不知氣稟非學不足以變化而或內安於暴棄物欲非學不足以扞禦而或外炫於紛華無他其智弗及也是故大學之言誠

正修齊必本致知之功。中庸之言學問思辨必詳求知之法。蓋不求所以行者。即不可以為知。而不求所以知者。又安望其能行。然則知者。學之所以貫徹乎始終。而不厭者。乃知之所以著察乎內外也。雖然。古之為學者。一性命而已矣。今之為學者。三則訓詁詞章皆是也。詞章之學。曲士務飾其顰悅。訓詁之學。俗儒彂列其餽飮。有終身由之。白首而不以為苦者。至於性命之學。則如元酒之淡。太音之希。非求之於恬泊湛寂之域。而欲望其曠然心得。怡然理解。不亦難乎。

。知命說

自後世無知命之學而天人之理睽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書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蓋義爻以天道明人事而知命依性而立禹疇以人事合天道而知性根命而生是故天人無二理性命本一原知乎此則陰陽之消長鬼神之屈伸可以默驗於一心晝夜之通復寒暑之代謝可以近體於一身而建極綏猷財成輔相之道可以推究於家國天下命寄於位而為天位帝王以之為奉若之本命蘊於德而為天德聖賢以之為宥

密之基。唐虞之授受。伊周之輔翼。孔顏之行藏。未有不出乎此者。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自騁孟子沒。其學日晦。秦漢諸儒。皆不足以語此。惟董仲舒對策有云。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又云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可謂探本之論。宋儒表章絕學。其理粲然復明。而橫渠西銘一篇。尤爲推闡盡致。學者由兩賢之說。折衷於六經之旨。其於知命之學。亦庶幾乎今夫世之言命者。厥蔽有二。一則專攷乎天象。多爲推測之論。其究謂之不知天。一則強合乎人事。好爲附會之談。其究

謂之不知人。此皆舍其性之所可知而求命於不可知之地。雖欲知之。又何從而知之。是故中庸首章言位育之功。必謹其幾於不睹不聞。末章言淡簡之學。必極其妙於無聲無臭。然後知天人性命之渾合無間。上下同流者。固不可以執有無滯虛實之見。強探而力索者也。至於窮達得喪。命之倚於數者。君子安之而已。夭壽死生。命之屬於氣者。君子順之而已。使必於此求知。徒為務末而遺本。又豈聖賢之學之所尚哉。

知命說二

魯論曰君子畏天命。又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然則畏之切者。必由於知之深。此昏明之界。敬肆之關。判然兩塗。而不可同日語者也。夫命猶令也。為下而不從上之令。謂之頑民。為子而不順親之令。謂之悖子。人而至於違天之令。何無忌憚若是。無他。陷於不自知耳。不知命。則不知天地之理。即吾之理。甚至顛倒諄亂於倫常。不知命。則不知天地之氣。即吾之氣。或且乖戾暴慢其容止。此小人所以偷息延喘於一世之間。醉生夢死於

百年之內而終身不及覺也。是故君子之學。瞬有存息。有養。知命之懸於呼吸也。不敢以輕心忽之。色思溫貌。思恭。知命之定於威儀也。不敢以怠氣乘之。用則行。舍則藏。知命之繫於時運也。不敢以滯機失之。民吾胞物。吾與。知命之通於化育也。不敢以私見小之。書曰。顧諟天之明命。詩曰。夙夜基命宥密。惟其知之深。是以畏之切也。雖然。知之一境。未易言也。畏之一念。毋遽弛也。以吾夫子之聖。必至五十而知天命。猶待假年學易以寡過者。是則窮神知化之實功。而開物成務之大本也。子

思子。首。揭。天。命。言。功。夫。必。由。戒。懼。慎。獨。而。入。發。聖。人。之。蘊。者。其。在。斯。乎。

。不動心說

或曰孔門傳心之學。衍於曾思。曰仁。曰敬。曰誠。曰忠。恕。皆主理而言。無所為氣。至孟子論不動心。始有養氣之說者何也。余曰理者人之所共。知其言易明。氣者已之所獨覺。其言罕喻。故浩然之氣。孟子亦曰難言。其不得已而發之者。乃治心之要旨。學者所當靜証而默存者也。蓋心者性之郭廓。以心之神明而言。通於道者。心固可以馭氣。以心之形體而言。麗乎器者。氣未始不可以動心。心馭氣者。非生知安行不能。要亦得乎氣之至清。

而然。下此達於心而撓於氣者。什之八九矣。何以言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謂不動心矣。乃有人於此。亦既知不淫不移不屈之理。而臨境忽喪其所守者。氣奪之也。夫氣不待當境而始奪。必其平日所謂不淫不移不屈者。僅知其當然。而不得其自然。則氣之狂惑瞽亂者。不知凡幾。然則奪於當境者。人之所及。知而奪於平日者。人之所不及。知於此而求其不動心。豈可得乎。就令得之。亦告子強制之功。桎梏戕賊其心而已。又何益之有哉。是故孔子言君子三戒。未嘗不

挾血氣累心之害。必如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已發之和。然後吾之理爲天地之理。吾之氣爲天地之氣。而吾之心亦即天地之心矣。然則孟子之知言。必兼養氣者可謂善發聖人之蘊。誠萬世心學之宗也。

平旦驗氣說

人身一天地也。百年一晝夜也。晝為陽，夜為陰。陽之氣清而主動，動則易為濁；所乘陰之氣濁而主靜，靜則怕為清。所依平旦者，陰陽之會，動靜之交。而清濁倚伏之地也。人於此時，以陰之靜者，合陽之清者，其氣篤實光輝，而配乎天理。以陰之濁者，從陽之動者，其氣昏昧雜亂，而陷於人欲。所謂幾善惡者，此也。虞書之言曰：夙夜惟寅。商書之言曰：昧爽丕顯。古聖人未有不兢兢著察於此，以為盡人合天之學者。至孟子復發明之所以開

示後世至深切矣。且夫智愚賢不肖同此平旦也。而玩時愒日之徒。方且燕溺於帷闥。惰佚其肢體。昏昏冥冥。幾不知平旦為何時。又何知其氣之清濁動靜為何若。及當晝而興。則徒轆轤於物欲習染之蔽。其為負天之牖而坐棄此百年之平旦者。比比皆是也。嗚呼。可勝悼哉。夫志氣之帥也。人而無志若斯矣。於氣乎何尤。

去垢說

五行者氣行於天而質具於地者也。其行於天也，故氣為清陽，其具於地也，故質為濁陰。而土附於地，故其濁尤甚於他物。至於水火木金，皆附於土，而水之滓、火之燼、木之腐、金之礦，四者之垢，皆為土類。人稟五行之秀，而意屬於土外，而耳目手足內而臟腑榮衛，皆根於意。夫垢之在內者，意既為藏垢之地，而垢之在外者，意復為受垢之所。舍意而言去垢，蓋亦難矣。誠知其為意而善治之，則可以拔本塞源，猶之澄滓而水之垢去，滅燼

而火之垢去化腐而木之垢去鎔礦而金之垢去則土之為用有以成水火木金之美而不為水火木金之累由是所謂五行之秀者遺形而存神矣尚何垢之有雖然垢者土也母土者火也離火外明而內暗其伏陰即垢土之根必以坎陽實之始復純乾之清明然則水火又所以交濟其用不獨木之疏金之洩為治土之妙術也由是而論所謂治土者大學誠意之說也所謂以水治火以火治土者大易洗心之說也學者從事於斯庶幾可以滌其舊染之污而復其本然之善入道之功得

其旨哉

求內說

且人之一身皆屬陰其先天之微陽獨寄於此心耳心之發為五性者陽勝陰也心之陷於五欲者陰勝陽也陽之用主於發舒發舒故常外散陰之用主於伏藏伏藏故常內蘊夫以輕清之陽日浮於外而重濁之陰日錮於內於是心之覺者迷明者昧而先天之象幾乎息矣是故君子為學必先求內求內者歛陽以治陰反復之道也復之大象曰剛反而卦體以內卦初爻之一陽為主蓋言先復其內也既復其內而後四之獨復五之

敦復從而應之於外此自然之勢也。繫傳以不遠復屬之顏子者。蓋顏子之不違如愚。服膺弗失。以及心齋坐忘。於求內之功。至為專切。故克復歸仁之學。皆由內以定外。非務外以遺內。其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所以異於克伐怨欲不行者。正仁與未仁之所由分也。由是推之內陽而外陰則為泰。內陰而外陽則為否。通塞消長之機所係於內外者如此。學者可不審歟。誠知所謂安靜以養微陽者。積而至於純陽之乾。庶幾復性以踐形且合內外而一之矣。此天德聖功之全量。非下學之所可

躍等而幾者故為學之功必自求內始

陰疑陽戰說

天下亂必生於治。治必生於亂。亂生於治者。陰根陽也。治生於亂者。陽根陰也。陰陽之理。不極則不變。然陰之陷陽。變遲而幾微。陽之決陰。變疾而幾顯。是故由治而亂者。爲奸邪之萌生。婦寺之蠱壞。其患伏於數世。由亂而治者。爲兵燹之掃蕩。刑辟之誅夷。其禍起於一朝。故易於坤之初曰。履霜。堅冰至者。示變於其漸。以遏陰之幾。戒陽也。於坤之上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者。示變於其極。以勝陰之幾。告陽也。雖然。戰者。天之所不得已而

聖人之所憂也。陽之必勝陰者由其既定而言也。若夫主客之局未分。強弱之形未判。紛紜顛倒。不可測度。則其勢均力敵之所爲。故治亂之際。始則邪正相軋。利害相攻。往往君子小人並罹其禍。衆情搖惑。莫知所向。既而六合清明。英光浩氣。至陽赫然。而伏陰否塞之象。消歸何有。此陽之所以處於常勝。而聖人以戰予陽之義也。夫稱戰則必兩爭。稱血則必兩傷。然當其既極。未有不望其變。變而欲其不出於爭。傷天時人事。皆有所不能。聖人於此。惟以扶陽抑陰之教。救之於無可如何而

已故策治亂者尤貴慎其幾也

肥遯說

乾之上九亢龍有悔孔子繫之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殆失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之義歟夫卦之合乾行艮止二體者爲大畜爲遯大畜之止乃所以爲行至上則處畜之極而通矣故爻之詞曰何天之衢亨遯之行乃所以爲止至止則處遯之極而安矣故爻之詞曰肥遯无不利雖然上與三應者也而遯之三與畜之三其爲應有不同者蓋畜之初二兩爻已受艮之止故三得貞而利往此畜之所

以與上合也。遯之初二兩爻未遂乾之行故三猶厲而係遯。此遯之所以與上異也。且吾觀三之所爲疾而知上之所以肥矣。蓋遯之爲義宜速而不宜遲。宜遠而不宜近。顧其遲速近遠皆出於時位之所爲。三偏於二陰故不免於柔之牽。上乘夫二陽故可以爲剛之決。夫柔牽則憂危剛決則明達有疾而憊者憂危之極也無疑而肥者明達之至也。然則三與上之所以異豈不在是哉。古今來處遯者多矣。或脫屣於明良。或褰裳於板蕩。或遺情於寵榮。或溷迹於汙濁。雖所尚不同。大抵嫉俗

者哀江潭之悴。忘世者樂山澤之臞。均不足以當肥遯之義。夫所謂肥遯者。繫身於天下之安危。而所性不存。游心於造化之盈虛。而與時偕極。非君子之知幾。聖人之无悶。孰能與於斯乎。

艮限說

道之所謂動靜行止者皆本五根而言蓋太極之理即身而具惟智者得其會通以合乎自然可以宣理榮衛流暢筋脈而後陰陽相和形神皆妙愚者昧其本來而或出於矯揉抑制之爲則湮鬱亢戾之病紛至沓來如易所謂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者不可不察也先儒以上下之際爲限攷限字从艮从阜於艮之體象兼備艮限之義宜若得其所止者雖然艮之全體有成始成終之妙用初非專一於止可知故彖辭曰艮止也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亦可以知艮之全體矣夫人心主宰乎血氣未嘗不受養於血氣者也人之元氣藏於臆中達於尾閭聚而上之由夾脊而匯於心源周流運行無一息之停是以心得其養宇泰定而天光發今乃閉上下之關絕往來之路則天地不交陽消陰長而否象成矣天君何由而泰哉誠思限之爲義而得艮體之全則天樞轉運之妙靜証默存而艮背之所以止其所者亦庶乎可得耳且夫陽所以統陰者也而困於陰則危矣陰所以承陽者也而陷夫陽則險

矣故震陽之初艮陽之上皆得卦體之全至於震之四
乘陰而爲陰陷艮之三制陰而爲陰困則失其卦之用
矣觀乎震動艮止皆以陽之遠陰爲吉然則君子治心
之學不亦恍然可悟其旨乎

井福堂文稿卷六